

# 彌迦書（導言）

## 這是我心中所想...

我絕對無意亦無力為《彌迦書》寫一本巨細無遺、四平八穩的「註釋書」。坊間網上，相關的詳細資料多得看不完，且都大同小異，大家可以參考補充。

我一心所想的，只是想透過彌迦先知的召命、教訓與情懷，告訴大家何謂**先知的情**，何謂**先知的義**，並且如何做一個**情義兩全**的上帝僕人。他們忠於上帝、堅執真理、情懷家國、也愛惜百姓，在各自的時代處境中，站於當世的屬靈高點，站得很高，看得極遠，但因此，也至為孤單寂寞。他們宣示上帝的信息，或警示、或譴責、或提醒、或指引、或安慰。**他們的召命是「拯救」，方式卻是「刺痛」，所以「為世不容」**。可見，先知不僅代表上帝「發言」，更代表上帝「受苦」——為這麻木不仁、屢勸不改、忘情負義的世界痛心疾首的受苦，更甚是被其恩將仇報、謾落辱罵、鞭打釘殺而受苦。先知是世界痛恨的人，不過，世界卻不可以沒有他們——雖點點滴滴、零零落落，但天國裡的千萬聖徒，卻原來都是他們血淚滋長的成果。我很希望，曾深深鼓舞、安慰、啟發、引導過我的彌迦先知，也能鼓舞、安慰、啟發、引導你們。我註解這書的焦點、詳略和輕重，都會以這個「目標」為依歸，大家不可不知。

## 先知．以色列史．上帝的道（話）

舊約聖經的主體部分無疑是一段以色列史，由以色列人的先祖亞伯拉罕被上帝揀選，中間經歷整個民族在埃及的發跡與失勢、到逃離埃及飄流曠野再立足迦南、然後建國亡國又復國，一直記載到主前 400 年左右。但聖經所載卻又絕對不是「純粹」的國家發展史，因為當中有耶和華——上帝的全程（也全情）介入，並祂與以色列人間的緊密互動，甚至愛恨糾纏。

上帝如何「介入」呢？方式本可以很多，祂可呼風喚雨，更可以直接「操縱干擾」列國君主的心思而影響國際形勢。但針對祂的選民以色列人，情況卻遠為複雜，甚至相當「間接」，大致上，就是通過祂的三種「代言人」——**祭司、君王和先知**來「運作」。建制化的祭司制度始自摩西兄長**亞倫**（出 28），而君主制度，掃羅只算過渡，啟始的應是**大衛**（撒下 16）。祭司與君主都是世襲的，有很重的建制色彩。可以這麼說，君主代表「政治建制」而祭司則代表「宗教建制」。前者算是國家「硬件」，後者算是國家「軟件」，而一個國家的主要事務，大體上都由這兩個建制統籌包辦了。但其怪的是，上帝的代言人中，何以還要有「先知」這第三類呢？

原來，與先知的工作緊扣相連的是上帝的「道」（話語）。換言之，上帝是用祂的話（律例、教訓、警示、預言等等）來介入以色列人的歷史中的。先知既代表上帝發言，故某程度上，他們就代表上帝。但這種代表卻與具備政治建制模式的「君王」與具備宗教建制模式的「祭司」不盡相同。**「先知」恆常不在建制之內，他們的權威，僅來自他們負責傳「道」（上帝話語）這個特殊召命之上**。大家務必小心區分，就是廣義而言，亞伯拉罕、摩西、大衛，甚至一般的君王和祭司都可算是「先知」，因為他們都負有傳述或執行上帝說話的責任，不過，他們基本上是在「建制內」進行的，意思是他們與所傳講或執行的「道」之間，基本是上沒有「個人」關係的，這就使先知的召命和工作，與君王和祭司的有一個極為微妙的差異。

君王、祭司和先知三者，並不必然有矛盾衝突。正常而言，三者既都是上帝選立的，故此應該合作無間，相輔相成。不幸的是，由於在建制內，執行者（君王與祭司）與所執行的內容（例如以法律或祭禮形式包裝的上帝的道）之間，往往沒有「個人」關係（即主體投入），而容易淪為因循守舊和形式主義；再者，因著人性的敗壞和「羊群心理」（喜歡跟風附和），亦使得建制一旦敗壞，便難以修補復原，甚至會像骨牌一般，一倒便不可收拾；不但如此，面對崩潰的龐大建制，個別「義人」再忠心努力，也實在無法迴天。簡言之，不出問題，「建制」（或制度化）不無好處，有用時更相當有用；但一旦出事，便欲救無從。其利，亦即其弊。

以色列的君主制度和祭司制度，沒多久就陷於敗壞，幾經「救治」，終歸奄奄一息。君主制度方面，君主本人驕奢淫逸迷戀異教不在話下（如所羅門、亞哈等），弑君奪位的事更是層出不窮（主耶穌出生時的「**希律王**」完全是「僭位」的，所以他一聽見另有一個「猶太人的王」要來，就馬上想要殺祂）。祭司制度方面，祭司貪圖逸樂或遷就群眾（第一任祭司亞倫已是這樣），或死守成規以至篡改律法，也是司空見慣的事，故此以聖殿和律法為中心的建制宗教就漸漸失效。（到主耶穌出道時，祭司出身的施洗約翰，也逼得脫離聖殿制度，獨自跑到曠野去吶喊當先知去，而後來釘殺主耶穌的主謀竟是「**祭司集團**」，便知祭司階層的墮落程度！）

君王及祭司制度相繼失敗了，而且由於這二者都是「建制化」的，相當「凝固」，所以雖有個別比較好的君王（如約西亞王，王下 22）或祭司（如耶何耶大，王下 12）嘗試在政治和宗教上作出改革，也薄有成效，但始終難以持久，難挽敗局。僅餘的，就只有寄望比較「個人化」的先知。這就解釋了何以在國家政治腐敗和宗教瘠弱的時候，包括彌迦先知身處的主前八世紀末的以色列（此時已分裂為南北兩國），先知會特別「活躍」，他們的話也特別重要的原因。

先知，按其蒙召的方式，確是很「個人」的——先知絕不可能「世襲」，就算有所「師承」，也要上帝個別確認，不可私相授受；但他們蒙召的目的，卻絕不是個人的，反之，他們是要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、向一個或多個特定的群體，宣告上帝的旨意與信息。當然，其信息指涉可以很廣闊遙遠——廣闊，可及於萬國萬民，遙遠，可達至千秋萬世。但總不是抽象、虛渺，脫離歷史和群眾，不食人間煙火的。

先知之為先知，就是他們的信息，總是立足於歷史（過去與現實），同時又超出歷史，指向將來、末世與永恆國度。故此，**為了幫助我們預備迎見末世、進入永恆，先知的信息，必定同時呼喚我們回想過去和正視現狀**。總之，將先知「純政治化」或「純宗教化」，都肯定是歪曲了他們的使命和角色。至於我們，作為讀者，也有必要先回到先知所處的現實（歷史場景）之中，感應其時代脈搏與救世悲情，好更能明白他們為我們預示指向的將來、末世與永恆。

## 經文背後的歷史場景

據筆者觀察，其實不用怎麼「觀察」，都可一望而知，就是當代所謂「主流基督教」，主導一切的是極度個人化、感覺化、實用化、現世化的「**心理神學**」。本於這種所謂「神學」，聖經的**歷史向度與末世取向**被嚴重架空，讀經或靈修云云，所求的不外是一時間的「屬靈亮光」、「心理安慰」、「行事指引」和「道德訓示」等等。但聖經的本質卻絕不是這麼回事。它所記述的主體與骨幹，是上帝與以色列人間久遠綿長的歷史姻緣、曲折纏綿的歷史恩怨、既哀亦樂的歷史回憶、朝思暮想的復國期待（真正悔改回歸上帝的復國），以及無限憧憬的千禧盛世（永恆天

國)。這一切都不可能脫離歷史——廣義的歷史，包括過去、當下、將來、末世與永恆！今天，個人化的所謂「基督教」，事實上已背叛了聖經啓示的信仰精神！

有人或者會反駁說：「聖經說的是幾千前以色列人的故事，與我們已經沒有『直接』關係，故此，要『用』聖經，就必須先將它『去歷史化』——刪減其中的猶太及古代色彩、換上本土文化和現代氣息...」

別人讀別的甚麼書怎麼讀，我們不要好管閒事，只是，我們是基督徒，讀我們自己的經典——聖經，就有權利也有義務，確定我們應該怎樣讀。原則十分簡單，就是**任何信仰群體，都必須將他們的經典所記載的歷史，視為他們自己的歷史**，基督徒絕不例外——我們必須將自己視為屬靈上的以色列人（亞伯拉罕的真正子孫），進入上帝與亞伯拉罕、摩西、大衛、眾先知、眾使徒所立的聖約之中，成為其中的一分子。故此，以色列人先祖的歷史就等於我們自己的歷史，並且為著過去、為著將來，與他們共同悲喜、共同懺悔、共同企望。為此，我們務必細意並且很「歷史化」地讀經，但不是客觀抽離的「考古」，而是主體投入的「**愜懷**」，因為當中所載，實實在在，是「我們」與我們「家鄉」的故事。

務必記得，**主體投入**絕不同於**主觀猜想**，所以，客觀的參考資料與認真求問的態度是必需的前設。故此，為了讓我們能準確地在聖經中讀到自己「家族」的歷史、從而找到堅定的身分認同、得著深刻的屬靈教訓、牢守先祖與上帝所立的聖約與期待，並且最終與眾先祖一同得著上帝的應許，我們就有必要先好好搞清楚經文背後的歷史場景。

## 聖經中以色列人歷史簡表

作為基督徒，我們要搞清楚這以下事件的先後因果，就如中國人要懂得「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」一樣，是天經地義的。準確的年分最少有數十種講法，但基本的先後和大約的年分還是可以確定的。我再說，我們不是要「考古」，而是要「**尋回歷史身分**」，故此年分方面加十年減十年之類的「偏差」，是不會有甚麼大不了的影響的。（藍字包含彌迦先知身處的時代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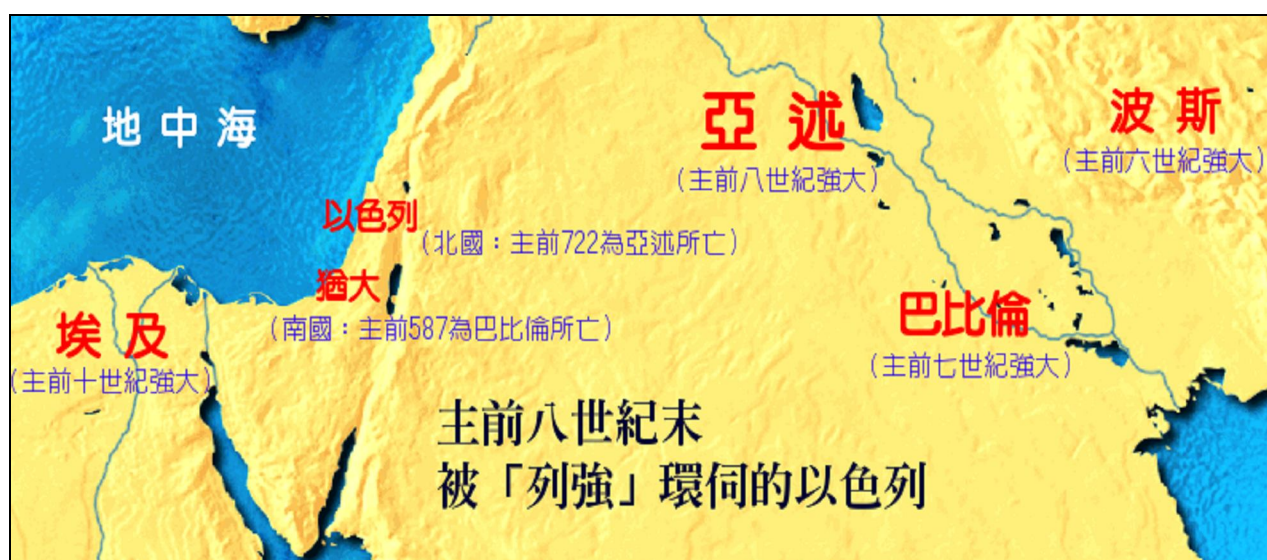
主前廿二世紀	亞伯拉罕出生，蒙上帝揀選與他立約，成為以色列人（也是所有基督徒）的祖先。
主前十九世紀	亞伯拉罕的曾孫約瑟被賣到埃及，後被立為宰相，權傾朝野。因約瑟的協助，以色列人的先祖開始寄居埃及地。
主前十八世紀	約瑟死後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失勢，漸漸被奴役。
主前十五世紀	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過紅海，並在西乃山上領受耶和華的十誡。十誡和摩西後來著作的「摩西五經」，奠定了猶太教的基礎。摩西兄長亞倫被上帝立為第一任祭司，世襲的祭司制度確立。
主前十四世紀	在曠野飄流四十年後，摩西弟子約書亞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。以色列人十二支派劃分地界，分治迦南地，各支派相對獨立。開始「士師時代」，士師是上帝特設的暫時性管治者，無世襲權。
主前十一世紀	以色列人要求「立王」，在上帝容許下選立掃羅為第一任國王。以色列人世襲君主制度確立，國家基本統一。上帝廢掃羅家族，立大衛為王。（耶穌基督即為其「嫡系子孫」）

主前第九世紀	大衛與所羅門先後為以色列第二、三任國王，國家進入全盛時期。所羅門晚年信仰失敗，偏離上帝，國家陷入危機。所羅門死後，國家內亂，分裂為南（猶大）北（以色列）二國。
主前九至七世紀	王國分裂時期，在政治和宗教方面，多數時間都十分敗壞和紛亂。兩小國在埃及、亞述、巴比倫、波斯等「超級大國」間苟延殘喘。這時間「先知」相當活躍，先知書大部分都是這時期的作品。
主前 722 年	北國以色列被亞述軍攻破首都撒馬利亞滅亡，只剩下南國猶大。
主前 587 年	南國猶大被巴比倫軍攻破首都耶路撒冷滅亡，許多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。（其後，波斯打敗巴比倫，「接管」被擄的以色列人）
主前 538 年	部分猶太人從巴比倫回國，開始復國，逐步重建聖殿、城牆及律法。
主前約 400 年	舊約記載到此為止。
主前 4 年	主耶穌降生。...

## 彌迦書的寫作背景

彌迦的希伯來文原意是「**誰像耶和華？**」，這名字確能概括本書的寫作用意：宣揚其信實、仁慈、公義、睿智皆無可比擬的耶和華上帝。彌迦出身於摩利沙（1:14），這是一條小村莊。他在約坦，亞哈斯和希西家作猶大王的時候作先知（1:1），相當於主前八世紀末至七世紀初。他與以賽亞、阿摩司和何西阿等先知同期，大體上，阿摩司和何西阿在北國以色列工作，以賽亞和彌迦則在南國猶大作先知。不過，1:1 卻宣稱他的默示「論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」，即同樣針對南北兩國。事實上，他的信息乃是針對「萬民」的（1:2），故至今歷久常新。

彌迦先知「活躍」的時候，正是主前第八世紀末，是北國以色列行將亡國之秋，也是南國罪惡滿盈，加上「列強環伺」（見下圖），國家危在旦夕之日。在彌迦書中，我們看到政治上的君王制度以及宗教上的祭司制度都相斷崩壞，僅餘個別先知力挽狂瀾。先知蒙上帝啓示，他「看」到的，一面是人的失敗與無望，另一面，卻是上帝的恩慈與大能。因此，嚴厲的**審判和警告**的言辭，與堅定的**拯救和應許**的信息，就頻繁交錯地出現在這短短七章聖經之中。



## 彌迦書的結構

大體上，全書的結構是由三篇相對獨立的「講章」組成（一至二章、三至五章及六至七章），本書可能是先知在三個不同時期向百姓講說的信息的結集。

三部分的信息編排也頗相近，就是先是非常嚴厲的譴責——上帝必要追究責罰，後是堅定的保證——上帝必有恩慈拯救。不過，這三部分不是「平行」的重覆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它們是「螺旋形」地層層遞升的，信息一次比一次明晰、強烈和「相對樂觀」。

現在，就請大家自行按這個「導言」的提示，先將全卷《彌迦書》讀一遍，看看能否發現這個層層遞升，以及審判與拯救信息交錯出現的結構吧！

---